

中华第一推手 杨氏太极第五代传人

武术  中国  
绝招丛书  
ZHONGGUO  
WUSHU JUEZHAO CONGSHU

林墨松

◎ 王建业 编著

太极拳精要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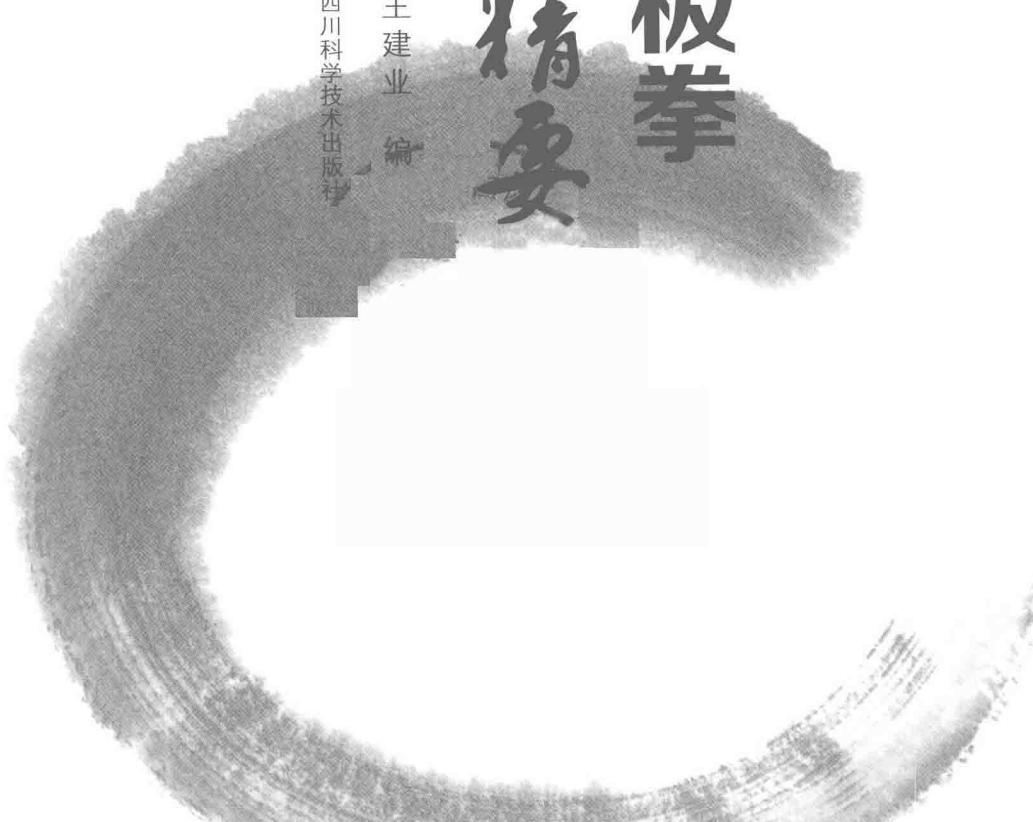
中国武术绝招丛书

# 林墨根太极拳

## 精要

王建业 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墨根太极拳精要 / 王建业编著.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5

ISBN 978 - 7 - 5364 - 8086 - 5

I. ①林… II. ①王… III. ①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7275 号

中国武术绝招丛书

### 林墨根太极拳精要

LINMOGEN TAIJIQUAN JINGYAO

---

出品人 钱丹凝  
编 著 王建业  
责任编辑 张 蓉  
版面设计 杨璐璐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sckjcb>  
官方微信公众号: sckjcb  
传真: 028 - 87734039

成品尺寸 170mm × 230mm  
印张 13.5 字数 320 千 插页 2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 - 7 - 5364 - 8086 - 5

---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电话/(028)87734035  
邮政编码/610031

# 林墨根的太极人生

## (代序)

“中华太极推手第一人”，这是近年来多家媒体对将太极推手练就到重要境界的林墨根大师给予的赞美之词；但林墨根本人一直拒绝接受，他对他的弟子说：“这有违我林墨根的处事原则”。为何能够获得媒体如此赞美，林墨根的太极人生有哪些亮点，他的为人处事的原则是什么？他的太极精要何在？这是本书要奉献给读者的内容。

林墨根，生于1920年农历2月26日，卒于2010年2月2日，享年90岁。祖籍四川省资中县铁佛场。他出身贫寒家庭，16岁开始练习南拳，经过苦苦追求，终于在1957年他35岁时得以拜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李雅轩为师。李雅轩是杨式太极拳一代宗师杨澄甫的得意高徒。林墨根跪拜师父言道：“恩师如我再生父母，弟子定毕生追随左右，尊师重道，弘扬我杨氏太极拳，不辱师门。”

林墨根有两句口头禅：“攀高无捷径，唯有练练练”“宁愿饿饭，不愿饿拳”。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己”。习拳要勤学苦练，贵在坚持，难在持之以恒。尤其在艰苦的环境里，更应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物质匮乏，年轻人吃不饱饭还要练拳，需要何等的毅力！林墨根不仅在家时早上4点起床练拳、练桩功，练“猫形步”，就连出差也不放过。如果是坐船，他就在客轮后面的甲板上练拳；如果是坐火车，他就在车厢交接处练桩功。功夫不负有心人，林墨根说他的功夫是在出差时练出来的。林墨根说：太极拳是聪明拳，智慧拳。尊师重道得真传，林墨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林墨根大师的人生格言：“既动口又动手”。凡有人前来切磋推手技艺，他则是来者不拒。每逢国内重大赛事或国内外武林同行来访，他必定会亲临现场演示或比试。他如此展示太极功夫，并不是为自己获取什么美誉，而是为了使太极推手这一中华武术的精华得以流传。在武林交往中，一般只要有人提出与他交手，他本着向同行学习的态度，从不拒绝，但是也从不发制人。林墨根在与人推手中总是礼让三分，讲武德，与人为善。不少武林高手，就在与林墨根大师推手过程中，体验了林大师出神入化的太极推手功夫。天下武林豪杰不打不相识，不打不识山外有山，不打不见海阔天高。以身证理，“既动口又动手”正是林墨根不同常人的风格。1992年4月，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部在山东济南举行太极推手比赛和技术规则探讨会，为了验证是否真有传说中太极拳“柔化刚发”“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功夫，也为了今后太极

拳推手比赛的健康发展,擂台上比的是实战的真功夫。在无人报名的尴尬情况下,林墨根挺身而出,先后与当时全国推手比赛总裁判长和本次推手赛重量级冠军较量。比赛双方在擂台中央刚一接触,众人尚未看清怎么回事时,林老对手便已飞跃出去!爬起来再较量,结果同样如此!林墨根的太极推手,在这里印证了太极拳的“四两拨千斤”的功夫。而且,比赛后林墨根与对手从“不打不相识”,成为了挚友。

林墨根结合恩师所传的练功心法,终于悟出了太极之要,太极之妙。尤其在推手上用心最深,精研前辈总结的“太极八法”和“太极十三势”,练出了“人不知我,我独知人”的极为灵敏的知觉感应和“懂劲”功夫,练出了太极拳最上乘的“神明”境界:“高手相遇,当听劲意念不足以分上下时,便要动用神气,以己神气夺对手神志,乱其心意,使其意断神离,现出破绽。”达到了太极至高境界:“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牵动四两拨千斤。”

林墨根大师五十余年致力于太极拳的研究和传播工作,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一生桃李满天下,学生达数万人之众。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教练人才,这些教练每人入门弟子数百人。而今林墨根的弟子已遍及世界各大洲。

2004年9月,日本甲府市太极拳代表团一行14人专程来成都访问,当时林老已84岁高龄,林老接见了他们并示范太极推手,只见林老拳势绵绵如行云流水,掌风劲发可分金断玉,突听一声断喝,林老对手——一名健壮的日本武士顿时被一股莫名的劲道震得“蹭蹭”连退数步,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中国太极,太神奇了!”一旁观看的代表团武士们都惊得目瞪口呆。2008年7月,林老已88岁高龄,又有日本三位客人来访,都想见识一下林老的功夫。一位运动员自恃有些蛮力,摆开架式,使尽全力双掌向林老推去,而林老如磐石般纹丝不动,反而借力将他弹飞跌落在沙发上。他爬起来再试,林老只伸出右手小指头在他胸口轻轻一点,他又被摔了出去。他们三人轮番上阵,也如此这般不经一试。林老的弟子告诉客人:“林老对力道的控制已达到收发自如、随心所欲的境界,刚才与你们试手,林老连一成功力都没用足。”这真应了李雅轩先师说的:“战胜他人不为强,让过他人方为高”。

2010年2月2日中午12时,林墨根大师在四川华西医大逝世,一颗武术泰斗巨星陨落了!但他对太极推手的贡献连同他的英名却永远刻在太极拳国粹丰碑上,其遗体火化后惊现“舍利”!四川省成都市各个报刊报道:弥留之际还在练推手,杨氏太极第五代传人在蓉逝世。《华西都市报》载文称:“生活多磨砺,锻造高尚人格,钢铁意志。岁月伴太极,练成卓伦拳艺,刚柔全身,各地遍植桃李,一方开外铺彩霞。”总结了大师的一生。

# 目 录

## 第一章 林墨根大师传奇 / 1

- 第一节 少年漂泊 初入武门 / 1
- 第二节 师娘受辱 墨根出手 / 3
- 第三节 开店招赌 力惩暴徒 / 3
- 第四节 青年从警 仰慕太极 / 6
- 第五节 雪山遇险 拳打抢匪 / 7
- 第六节 辗转拜师 寻梦太极 / 9
- 第七节 升堂入室 精研技艺 / 11
- 第八节 言传身教 后继有人 / 13
- 第九节 领悟“含化” 炉火纯青 / 14
- 第十节 耳提面命 暗中授“记” / 16
- 第十一节 送师归西 师徒情深 / 18
- 第十二节 有教无类 海纳百川 / 20
- 第十三节 大师出山 名声大振 / 22
- 第十四节 振兴太极 以身证理 / 24
- 第十五节 威震九段 享誉东瀛 / 27
- 尾声 / 30

1

## 第二章 林墨根的太极文章 / 31

- 一、太极修炼与武德 / 31
- 二、道教“太极”哲学与太极拳 / 32
- 三、太极内功十二类功法解 / 40
- 四、走架中如何求得平衡 / 43
- 五、也谈太极拳的松肩 / 46

六、欲精深功夫须熟练起式 / 48

七、上善若水 守常抱一 身得则万物备 / 49

### 第三章 林墨根谈太极拳的练法记录 / 55

一、林墨根老师对作者的讲话 / 55

二、林墨根老师教授太极拳拳架 / 56

三、林墨根老师谈练拳的要领 / 74

四、林墨根恩师语录 / 79

### 第四章 林墨根传授的杨氏太极拳 / 80

第一节 杨氏太极拳的基本要领 / 80

1. 手型 / 80

2. 步型 / 81

3. 躯干 / 85

第二节 林墨根传授的杨氏太极拳 / 88

一、传统杨氏太极拳动作名称 / 88

二、林墨根太极拳行拳口令 / 90

三、林墨根杨氏太极拳图解的说明 / 95

四、林墨根杨氏太极拳图解 / 96

五、林墨根太极拳收势(合太极)如何收功 / 207

后记 / 210

## 第一章

LINMOGEN TAIJIQUAN JINGYAO

## 林墨根大师传奇

## 第一节 少年漂泊 初入武门

清明时节，绵绵细雨淅淅沥沥。

路泥泞，风料峭，苍山似海，一行人若落叶般漂流其间。其中一个少年戴着褐色斗笠，敞着对襟褂儿，卷着补丁裤，腰间插着一双半新的千层底布鞋，泥泞中每落一步，赤裸的脚趾便如钉耙般深深嵌入泥中，步子沉稳有力。这少年一副虎头虎脑的样子，额宽脸圆，眼大眉浓，鼻梁挺直，身体结实，从神情上看他还是个嫩芽子，不过十二三岁。

小家伙每行百十步，便回头望一望那渐渐远去，掩入山雾中的家乡——铁佛场，眼里充满了忧愁与悲伤、牵挂与无奈。

这少年姓林名墨根，家境原本宽裕，三岁多便进了私塾，四岁那年，其父亲在外跑滩行医被土匪劫了钱财害了性命。父亲去世后，家里一下断了生活来源，日子渐渐过得紧了起来。母亲林武氏尚又年轻，便由瞎眼爷爷做主，嫁给外乡一户人家，换回了几十个大洋，供林墨根继续读完私塾。

失去了双亲，少年林墨根便过早地体验了生活的艰辛。平日里挑水、背柴、烧火、煮饭样样都要做，暑假下田逮青蛙，寒假上山挑甘蔗到集市上卖；年纪稍大些，便像大人一样去担毛铁（铁坯），挣脚力钱，以此贴补生活，甚是艰辛。

后来，日子越来越难过。见孙子一天天长大了，爷爷修书一封，让孙儿离乡投亲去。

资中县城里的“老林茶馆”常常是茶客满座。这天老板林清和正同客人招呼着，见门外一结实的半大小子，操着乡音打问他的名字，带进后院细问，才知是乡下来的堂兄遗子林墨根，怜其身世苦难，便爽快收下做了跑堂的。

林墨根在资中县城算是有了落脚之处。每日天刚放亮，他便起床生火烧水，接着到沱江边挑水，待水缸盛满，第一轮水也烧开了，这时赶场吃早茶的人也三三两



俩地落座。他又学着堂叔的样子，招呼着新老茶客上茶掺水忙个不停。待客人们饮下头道茶，提起了精神摆起龙门阵来，他才腾出空儿，吃上一大碗婶婶端来的辣子面。

一日，林墨根同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挑水，在穿过一片竹林丛时，被深处传出的“噼啪”声吸引住了。循声而入，见一精壮男子在舞弄拳脚。只见这人双拳快如流星，泼水难入；踢足扫腿疾如旋风，有摧盘根枯枝之势；劈掌踹脚如电闪雷霆；腾挪闪展轻灵如燕。如此了得的功夫，着实让这个初见世面的毛头小子看得目瞪口呆，大气不敢出一口，几趟拳脚看下来，掌中早已是汗水津津……猛然间，他回过神来，估摸着已耽误了半个时辰，便悄悄退身，挑起水桶飞赶回店。

这一日，林墨根掉了魂似的老是丢三落四，脑子里全都是那个练拳人的身影。想起自己多难的童年，死去的父亲，他早熟的心灵萌生了一个念头。

次日，他早起一个时辰，挑水来到竹林，却未见昨日练拳的人，心想时辰还早便挑了几趟水，直到日头升高仍不见练武者。如此一连几日均未得见，林墨根心想该不是巧遇吧，又到现场察看，只见那练武之地已被踏得平整板实，绝非一日之功所致。此后，他便天天早起打探。

一连半个月未见练武者，林墨根有些沮丧。一日，听一年轻茶客说，近日闻传城里有名的南拳武师伍志成，在护商贩盐途中挨了枪子儿。林墨根是个细心人，忙打听到那武师住处。黄昏时，告叔婶说是散心，便寻出门去。

林墨根先到药铺抓了几味疗伤好药。林家世代行医，父亲死后，他跟爷爷背了些汤头，初通药性。他一路打听，寻进沱江边一户人家。

他鼓足勇气走了进去，然后放下手上的药扭头就跑。

回到店里，他彻夜难眠。次日他找了根针拿到火上烧红，弯成了钓鱼钩，顶着正午太阳来到沱江边，逮了只刚脱尾的青蛙挂在钩上，抛到江里钓起“乌棒”来。听长辈说，喝乌棒鱼汤伤口长得快。

再说伍志成，那晚见撞进生面少年丢了药就走，始有防备，接着又见他天天送鱼来，既不报姓名，也不多说话。他凭多年江湖经验，断那少年并无恶意，渐渐不再防备。晃然半月，伍志成伤愈，一日黄昏坐于堂前闭目养神，又闻那熟悉的脚步声临近，并不理会。

“师父！”伍志成一惊，睁眼见那少年俯首跪在自己脚下。

自此，林墨根便拜门入室，跟随伍志成学习南拳。

## 第二节 师娘受辱 墨根出手

一晃三年多，林墨根16岁了。林清和夫妇想让他学门手艺，日后也好有出息，将他送到资中县城东面的苏家湾镇，在军阀罗泽洲开的兵工厂做翻沙工。进了厂，拜湖北人邓丙章工程师为师。

邓丙章之妻年方二十，本就天生丽质，又初为人母，圆润的脸庞白里透红，蛾眉下的凤眼秋波粼粼，十指似五月鲜葱，双臂如十月新藕，身段丰腴而不失窈窕，浑身散发着成熟少妇特有的韵味。

工头段老七对邓妻早就垂涎三尺起了歹心，得知其夫外出，邓氏独守家中，便乘虚而入，欲意欺辱，将得手之时，突遇墨根闯入。这工头正是欲火焚烧之时，却又大败兴致，恼羞成怒，仗着工头权势欲吓退林墨根。

“滚出去，少管老子的事！”段老七瞪着血红的双眼。

林墨根怒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欺我师娘，如辱我母。”言罢，手操门杠打了过去。那工头虽身材高大，但终日养尊处优，酒色伤身，与林墨根往来三招，哪是对手，胸背受棍棒重挫，抵挡不住，虚晃一招，夺门而逃。

就这样，一连十几夜林墨根都守在门外，直到师父回来。

林墨根哪知此事尚未了结。段老七那晚在邓氏身上未曾得手，又身负重伤，对林墨根恨之入骨，暗地里买通一伙打手，乘林墨根夜里回厂时拦下殴打。林墨根虽学过南拳，但年少功浅，寡不敌众，被打得皮开肉绽，腿脚伤了筋骨，但想到师娘的名声便又不敢张扬，对师父也只说是比武负伤。只有师娘心知肚明，劝说丈夫将林墨根留在家养了半个月的伤。

外伤虽愈，但林墨根心头仍流着血。经师父担保，他向厂里告了半月假，回资中县城找师父伍志成讨教武功去了。

自养伤以后，林墨根早晚住在师父家，生活好转，身体自然强壮起来，又学了师父传授的绝活，林墨根不仅手艺精湛，武功也大有长进，正踌躇满志想干一番事业。不想两年过去，罗泽洲的部队被打垮了，兵工厂也关了，林墨根失业了。

## 第三节 开店招赌 力惩暴徒

经武师伍志成介绍，林墨根去了资中制糖酒精厂做工。老板见他通些文墨，不

久便派他到设在城外五里远水南镇的沱江分厂,负责厂里的修建、伙食、工资等工作。

这糖厂是天津军阀官僚兰文彬办的,兰文彬的小舅子欧阳清在沱江分厂当供应股长,闻知林墨根有些功夫,在厂里人缘好,便一见如故主动接近他。

一天傍晚,欧阳清同几个亲信邀林墨根去了水南镇最豪华的“醉八仙”酒楼,叫了一桌上好酒菜吃了起来。林墨根生平第一次出入酒楼,加上习武好酒,几巡酒下肚便起了兴致。欧阳清乘兴讲了开杂货铺的打算,请林出面撑起,认他的干股。

不几日,杂货铺开张了,就在厂门口,方便了工人和周围住户,生意自然红火。股东们按月分红,第一个月就分得了四五块大洋。林墨根心里喜洋洋的。欧阳清又提出扩大经营计划,加租几间茶房,添些牌九纸牌。林不好多说,把分得的钱又投了进去。

有了赌具生意更加红火。十八九岁的林墨根已长成一副膀大腰圆的罗汉身材,又跟了远近闻名的南拳王学了多年功夫,威严中常带着几分亲切和善,凭借茶馆练就的应酬能力,把这生意打理得红火有序。半年下来,股东分红也有四五十块大洋。这便惹得一人暗里红了眼。

七月流火,大地被烤得发烫,黄昏降临方才散了热气,劳累一天的人们纷纷出门消暑,来店铺的人也比往日多了。这一天又是月中,正是糖厂发工资的日子,在极度劳累和暑热的折磨下,工人们便揣着钱挤在赌桌前寻刺激。

林墨根招呼店小二陈五上茶掺水,自己忙着向赌客们放着筹码。不觉间已是客人满堂了。

“林老板,生意红火呵!”林墨根抬头见是厂里的廖占魁,后面还跟了四个拜把兄弟,心头不由得微微一紧。廖占魁是厂里保安的头儿,又是副经理徐先贵手下亲信。徐先贵精通榨糖技术和管理,很被老板兰文彬看重,但因为生产与原料供应难免有矛盾,与欧阳清关系一直隔了一层。徐先贵曾多次邀请林墨根吃酒,被林婉言谢绝。从此他们便没往来过。今日,这伙人来此不知何意,想到这儿,林墨根便拱手迎上。

“廖大哥,大驾光临,还请多多关照”。

“今日兄弟们想在林老板的红运下沾沾光。”说着掏出五十个大洋放在柜上。

“说到这里去了,你廖大哥光临是我们店的荣幸”林墨根收下大洋放了筹码,见那五人分了筹码上了赌桌,并无异常,便稍稍安下心来。

“店小二,掺茶——”

“来喽”小二挽着长嘴罗汉铜壶,迈着碎步左闪右让甚是灵活,掺起水高吊远射滴水不漏,一会就巡了一圈。正欲回转,忽然一个趔趄,壶嘴正戳在客人背上,滚

烫的开水顺壶口流在背上淌入腰间。“啊，烫死老子呵，你这傻儿！”那客人抬手就是一耳光，打得小二原地打转。

“糟！”林墨根心咯噔地沉了下去，走近一看，是廖占魁的同伙“刀疤脸”，心里便明白几分。对小工从没说过重话的林墨根，破例训了小二“还不快给客人赔礼。”小二半晌定下神，埋下头还未出言，“刀疤脸”又是一脚，将小二踢翻在地。若按性子林墨根哪容得下这等霸道之举，但顾及日后的生意，不想把事闹大，便忍了下来。

“兄弟打也打了，赏个面子，歇歇手，今天我做东去‘醉八仙’酒楼给兄弟压惊。”“林老板，不敢动你大驾”廖占魁插了一句，“我们今天就想寻个高兴。”那刀疤脸借势提高了嗓门：“说的就是。”一把推散桌上的牌九，“老子的‘梦见荆州’看要做成，被这傻儿搅了，咋个说？”

“兄弟有话直说。”

“老子下注500块，这疗伤压惊费再添500，共计1000个大洋，你要赔来！”

林墨根心想今天怕是要出大事，便打开叉：“兄弟开玩笑，这样，改日请欧大哥出面，给兄弟赔礼。”

“不要拿欧阳清来压我，不吃这一套。”廖占魁分开人群走了过来“今天兄弟赌的是运气，不在乎几个钱。话又说回来，想你林老板也拿不出这么多。”停了停，他冷冷地道：“我兄弟被烫了，我们烫转来也就扯平了，怎样，林老板？”这显然是激林墨根。

说话间，小分头早去后堂提来一壶滚开的水。廖占魁接下壶，一脚踏在小二的颈项，冲着林墨根狞笑着，缓缓压下壶嘴。

这壶开水浇下去，定叫小二脱一身皮。林墨根心中一急，说时迟，那时快，劈手擒住廖占魁提壶之手，似铁钳般一握。只听“啊”一声，壶落了下来，被林墨根接住。

廖占魁摸着伤痛的手，咬牙切齿道：“林墨根，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一掌掀翻了桌子。“哗啦”茶碗、赌具散落一地。客人乱作一团，有不要命的趴在地上抢着筹码。

见此情景，林墨根心凉了半截，今天算是打倒生意了，便仍存一丝侥幸。“兄弟们得罪了，看在欧大哥的分上……”。

廖占魁怒道：“老子今天就是冲他欧阳清来的。”举起长凳胡乱劈了起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徐先贵安排好的。他乘兰文彬从天津到此视察之机导演了一场武打戏，把事件闹大摆给兰文彬看。虽说欧阳清是兰文彬的小舅子，但此事闹大了，兰文彬不得不做点姿态，便责令关了赌场，开除了林墨根。

林墨根又失业了，揣着卖赌场分得的一百多块大洋，离开资中。

## 第四节 青年从警 仰慕太极

重庆这座城市对林墨根来说已是天空、大海了。

一连几十天，踌躇满志的林墨根没有找到工作，便有些消沉。好在身上的百十块大洋可以清闲地过上一阵子。清晨，他练完武功吃碗汤圆什么的，便出门找工作，下午则泡在旅店对面的茶馆里消暑。其实他非常清楚，东奔西闯没人介绍是找不到工作的，茶馆里消息灵通，说不定会遇上什么机会。

一连几日，他与一人同桌相坐，渐渐熟了起来。

这人叫王传生，暗里是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开了家肥皂厂作掩护，这茶馆是接头的地方，连日来见林墨根经常出入便起了戒心。通过数日攀谈，王传生知他身世多难，还有些武功，暗里有意培养他，于是收到厂里做自己的助手，以便考察。后来了解到他开店招赌之事，便打消了念头。

6

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战初期。出于同情，王传生通过关系将林墨根介绍到国民党一位高参那里，不久编入青年远征军教导团。在送走远征军后，教导团便撤销了，林墨根因没有后台，便又流落街头，后来辗转回乡做了几年盐生意。

抗战胜利，林墨根再次来到重庆，二十五岁的他考入警校，做了警官学员。

一个青年，经历了许多风雨磨难，突然感到自己似乎有了出路，他倍加珍惜这一次机会。新学员的体能训练是最苦的，许多学员因吃不了这苦而被淘汰。林墨根凭借他少年习武练就的好身板，和苦难岁月磨砺的毅力，很快就出类拔萃。文课开始后，他更是下苦功，常常自习到深夜。一个学期下来，他文武双优名列前茅。

晃入秋末，天气凉了，山林红黄斑斓。星期天的早晨，林墨根练了功，精神饱满地回营地，途遇武术教官王云清，便毕恭毕敬地行了鞠躬礼。这不仅是出于对教官的尊敬，也是对他武功的仰慕。

一日，林墨根有缘向王云清教官讨教。

林墨根说：“久闻教官武功高强，还请多多指教。”

王云清说：“噯——权当戏耍，你弓步站好，待我用掌试试，看能破否。”林墨根把气运足等教官出手。王教官并无招式，笑咪咪地随意抬起右掌，五指轻轻落在林的胸上，只见他沉肩坠肘进了半步，而林墨根却已被弹了半米远，落地时弓步依旧未变。周围的学生惊讶称道连连叫好。林墨根却莫明其妙，只觉得胸前挨了软绵绵的一掌，并未感到重心失衡，低头一看不知何时移了步子，大惑不解，又请教官连试三掌，掌掌飘出。林墨根望着教官清瘦的身躯，越发大惑不解，暗问：这十几年的功

夫到哪里去了？

“教官用的何种功夫，有如此神力。”

王教官摇摇手：“神力不敢说，只不过用了八卦掌的内家功夫。”

一连数日，课余闲暇，林墨根便揣摩王教官那几掌，终不得其解，一日途中撞见教官，便虚心向其讨教。

王教官见林墨根如此用心，有点点拨他：“你学的是外家拳，注重筋骨训练，讲究招式变化，追求的是刚劲勇猛快、准、狠。而内家拳则讲究内劲的培养和意念的锻炼，通过身体的接触训练，达到内气的彼此交流，久练便懂得对方的近路。那日我先拍了你的胸，便识了你的功力，不足为奇。”如此一言，林墨根听得似懂非懂，遂刨根问底。

王教官诚恳言道：“按说，你如此有心，我不当推你。但内家功夫非几日能传，你将毕业远行，待日后另寻名师吧。”教官停了停又叮嘱一番：“日后无论学了什么功夫，但凡遇太极拳要格外小心。想当年，形意八卦高手孙禄堂尚且拜太极高手郝为真为师修炼太极。那才是习武之人的归宿啊！”

“四川可有太极高手？”林墨根追问道。

“闻听长官说，军界里有一位高手，乃杨澄甫高足，八大金刚弟子之一，名叫李雅轩。”

“李——雅——轩”林墨根铭记心头。

## 第五节 雪山遇险 拳打抢匪

林墨根自重庆中央警校毕业后，分配到成都做了警察，后被任命到茶店子当所长。任职半年，他的辖区内秩序井然，无人敢做鸦片、瘟猪肉等不法生意。他闻知成都将要解放，因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慌忙做了打算，欲把太太送到灌县朋友家里避风。这天他将几年来积攒的百十块大洋缝在妻子的棉袄里，本欲送她一起到灌县去。一大早警局里便来人说有紧急警务，他只好把送妻之事委托一位平日信得过的警长。哪知警长见时局混乱早有去意，在半途抢了太太的财物跑了。

“他妈的，这年头哪个也不能信！”林墨根愤愤地骂道。妻子亦道：“要死就死在一起，我哪里都不去了。”惊余之际，她依偎在丈夫宽厚结实的怀里。

成都解放了。

林墨根用遣散费干起他的老本行——盐巴生意。每日自东门打了批发，担到西门卖零。赚了钱又添了辆鸡公车，推到郫县一带叫卖。不久积蓄多了，他见盐生

意利薄，便卖掉鸡公车改行了。

风雪弥漫，山路崎岖险峻，几辆“万国牌”老爷汽车结成队，“吭哧、吭哧”地爬行着。最后一辆车的篷布货厢里，侧躺着一人。他身裹皮袄，头戴毡帽，一条围巾将半个脸遮严，只露出半合着的双眼，身体随着颠簸的车摇晃着，像睡了过去。围巾、睫毛和帽子挂满了白霜……并排还坐着一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这是开往松州（松潘）运送生活物资的车队。解放初期，藏区剿匪工作还未结束，路匪时常出没，武装押运便是常事。

他们乘坐的这辆车行至一山坡，防滑链断落，幸好被及时发现。待换上备用链条，天色已暗，车队已跑得无影无踪。司机上车正欲起动，忽然一巨石自坡上滚下，擦过车头，在路上跳了一下，顺势滚入路边的百丈深崖。好险啊！司机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下车去清除散落在路中的石头。忽然，一彪人马冲下山来，将麻布口袋套在司机身上。

“抢匪——”解放军战士率先冲下车，对空鸣枪。抢匪中早有一人手摇鞭锤甩了过来，击落战士手中的枪，又冲上来与战士扭作一团。

那穿皮袄汉子脱了袄子，跟着跳下车来，一把扯掉围巾，露出了刀眉阔脸。见抢匪向自己扑来，无暇躲闪，便顺势后倒，一个“兔子蹬鹰”，对着扑来的抢匪裆部就是一脚。抢匪“唉哟”一声凌空飞过，翻了两个跟斗，栽在雪地里蜷缩着。阔脸汉顺势来了一个鲤鱼打挺，翻了起来。又一抢匪手持二尺军刀扑过来，左劈右刺，将阔脸汉逼在车厢边，对着其腹部狠狠刺去。阔脸汉熊腰一转，避过锋芒，双手擒住持刀者手臂，一个反关节合力——“咔嚓”一声，那抢匪臂膀脱了臼。阔脸汉又补上一脚，踢得他满口白牙带着血丝飞落雪地。阔脸汉转身见先前那抢匪把战士压在身下，三步并做两步冲过去对着其后背心踹了一脚，踢得那抢匪连翻几个跟头倒地吐血。

接着，阔脸汉又冲到汽车前面，见剩下的两个抢匪刚捆了麻布口袋欲抬到崖边抛掉，便吼到：“再不住手，前面三个便是你们的下场！”这两个抢匪见同伴被丢翻三个，知道不是对手，拔腿就跑。战士寻了枪赶来，连开数枪，天暗雪大未能击中，二人迅速解开口袋，放出早吓得全身瘫软的司机。眼见天色暗了下来，“此地不敢久留，快上车！”阔脸汉说了一声便跨入驾驶室，发动汽车，顺坡而下，赶往住宿地。

原来，那阔脸汉正是改行贩药的林墨根。十月间，他想在大雪封山前，再跑一趟松州购些天麻、贝母，便搭乘货车进山了。

进藏区贩药虽然风险大，但利润高，通常有个对半价差。没几年，林墨根的药材生意便做大了，有了店铺，药也批发到兰州、重庆等地。

1954年公私合营，林墨根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将私营财产交给了政府，自己也

做了药材公司的购销员。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一个出身僻远山区的孤儿，当了国家的正式职工，端起了铁饭碗。他像新中国所有老百姓那样，满怀主人翁责任感和自豪感投身新的工作。因熟悉业务，林墨根被安排负责重庆的销售工作，在那里经常一住就是几个月。

## 第六节 辗转拜师 寻梦太极

经历了求生磨难，林墨根又萌发了对太极拳的神往。

为方便练拳，也为了寻找神往已久的太极拳名师，他每次到重庆总是挑选临近公园的旅馆住下，早晚习武寻师，从未懈怠。

那年五月的一天，晴朗少雾，重庆少有的好天气。

林墨根三日奔波，于凌晨到了重庆，径直赶到计划中的解放东路旅馆，放下行李，去了人民公园。自先练了一趟拳下来，便四处打探。行至一僻静处，见一人缓缓行拳，拳架舒展大方，快慢均匀，平淡无奇。林墨根细致观看，思悟他一招一式，虽有攻防含义，但绵软无力，慢慢吞吞如何能打人？虽然这样想，他还是细心看下去，不时学着比划。待那人一趟拳打完，便走上去攀谈：“同志，你打的可是太极拳？”

“正是。”林墨根一阵心喜，随即又隐隐失望，“这是哪种太极拳呢？”

“我打的是杨氏太极拳，除此而外还有陈、武、吴、孙四种太极拳。”

“对，杨氏太极拳。”林墨根又兴奋起来“不知可有技击功能。”

“想你是习武之人吧？”那人上下打量了林墨根，“能称作‘拳’，自然有技击功能，但是否有技击能力，就要看个人的修行喽，不能一概而论。”

那人见林墨根饶有兴趣，便让林用双掌推他。

林墨根见他只站了小架弓步，暗思：想我也有撼树之力，怕他是接应不住，便只用五成功力推他。不想双掌按在他身，如同水中按球，左按左转，右按右滚，浑身找不到一个着力点，功力只用了三分便使不出来，若再加力，犹如井边按辘轳，按滑了便有栽入井中之险。

林墨根正于无奈时，感觉对方将手往自己身上一搭，脚下便被提空，身体没了自控，似婴儿睡在摇篮上，又像坐在秋千的踏板上任凭对方摆布，不由大惊：如此这般，不成了案上鱼肉，任他宰割了。林急于抽身，哪知已被对方粘住，越想动，越是东倒西歪不能由己。心头一急，便出蛮力狠狠按去，被对方借势一个“采手”，只觉后背上挨了一掌，整个身体向前窜出丈外，若不是脚下灵活，早就扑爬倒地了。



林墨根也习武20多年，闯荡江湖从未失过手，正值壮年，武功纯青之际，虽然对太极拳仰慕至极，但也不想就这样栽了，于是要与他散打相搏，约好点到为止，倒地为输。

林墨根拉开架子，在他面前左右运步寻找破绽，见对手不动声色，不出招式，便主动进攻，左手迎面虚晃，右拳当胸打去。那人一个“白鹤亮翅”分开林的双手。林墨根见中路空虚，急于回手，被那人借劲，双掌按来，打得飞了出去。太极拳乃是后发制人，借力打人，那双按掌之所以如此威猛，全借着林急于进攻产生的合力。林墨根见手上功夫不是他的对手，改用了腿法，对其左肋踢去，那人不退不闪。那人一个“搂膝拗步掌”，左手接腿，右掌击胸。林墨根单足难立，顷刻倒地。那劲力不知何等威猛，硬生生地将地面坐下一个坑来。

“神功，神功，太极神功！”林墨根如久旱逢甘露，急不可待地说：“敢问尊姓大名，可否向你拜师学艺？”

10 那人自称姓张，然后，连连摇手推辞：“只知皮毛，怎敢收徒，我还是引你见我师父吧。”林墨根一听更加神往不已，想我练外家功夫二十多年，江湖风浪也闯过许多，如今在他手下已如秧鸡儿一般，更不知其师功夫何等高深了。

“你师父尊姓大名？”“周子能。”

“听说还有一位叫李雅轩的。”“李雅轩是我师父的师父。”

啊……林墨根不知是惊？是喜？还是后怕？暗暗仰天长叹：苍天未负我林墨根啊！

成都后子门体育场，这一日是星期天，晨练的人们还未散去。一群人聚在广场一角，或独自慢悠悠地品着太极拳的韵味，或双双配对练习推手。人虽不少，却并无喧哗，个个神情专注，融入一片动静相宜的氛围里。

林墨根在张振武的带领下也早已来到现场，这张振武是李雅轩的弟子，林墨根也是前几日刚认识的。

林墨根在重庆向周子能学了太极拳架，回到成都便时常去市体育场练拳。一日行拳时，隐约觉得有两人在不远处看他片刻，丢下半句话：“此人是块料……”。由于过于专注，待他练完拳时，方回过神来。

这时走来一中年人与林搭话。“你这套杨氏太极拳，师从何人？”

“重庆的周子能老师。”

“可知成都有位李雅轩老师？”

“早闻大名，但不知如何相见。”

“刚才他就在你旁边看了许久……”

“这位大哥想必认识李老师，可否为我引荐？”